

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

主编 童道明

契诃夫独幕剧集

——从小说到剧本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童道明 童 宁 译



*Jinian Zhefu Shishi 110 Zhounian
congshu*

线装书局

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

主编 童道明



契诃夫独幕剧集

——从小说到剧本



(俄罗斯) 契诃夫 著
童道明 童 宁 译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 / (俄罗斯) 契诃夫著；童道明，童宁译. — 北京：线装书局，2014.8

(纪念契诃夫逝世 110 周年 / 童道明主编)

ISBN 978-7-5120-1525-8

I . ①契… II . ①契… ②童… ③童… III . ①独幕剧
- 剧本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 ① I5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5317 号

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

作 者：(俄罗斯) 契诃夫

译 者：童道明 童 宁

责任编辑：李津红

装帧设计：王文龙 白 晨

排 版：祥昀时代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i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562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定 价：32.00元

出版说明

安东·契诃夫，一位享誉全球的俄罗斯著名剧作家、短篇小说圣手，“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托尔斯泰语），在他去世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依然被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与肤色的人们所喜爱、欣赏与解读，依然不断地被再版、再排、再演。

契诃夫是忧郁的。他的忧郁缘于他有一双超越时空、洞悉一切的慧眼。站在19世纪末有些陈旧的门槛上，他不仅看到了浮华世象之下的庸俗、狭隘、自私与丑恶，更天才地预见到了20世纪、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那明媚曙光中挥之不去的游移暗影——心与心的隔膜。同时，契诃夫又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源于他对同类深切的爱，源于他对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与美好憧憬：新生活终将到来！他为此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忍耐，要有勇气承受痛苦与磨难，更要加倍努力地工作。

契诃夫对他笔下的人物怀有深切的理解、同情、包容与爱，他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关注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肯定他们的辛苦劳作，为他们辩护——站在抒情诗的高度上，正如俄罗斯诗人霍达谢维奇所说：“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平常的人，对他们表示怜悯，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这一点，在崇尚财富与成功的当代，对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显得尤为难得，尤为亲切，尤为温暖……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为此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这套包括人物传记、作品集、剧本集、论文集、札记与书简的丛书。其中，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契诃夫传》《剧本五种》和《札记与书简》是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百年契诃夫丛书”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和《论契诃夫》是著名契诃夫研究专家童道明先生首次推出的新作。《契诃夫独幕剧集——从小说到剧本》收录了契诃夫的《天鹅之歌》《纪念日》等9部独幕剧，并附相关小说及解析文章，通过具体实例就剧本的改编进行了剖析，从一个侧面为读者描摹出了契诃夫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的些许轨迹，为戏剧创作特别是改编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论契诃夫》是童先生对契诃夫研究成果的总结，精选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相关论文近20篇，内容涉及契诃夫的生平、作品，以及中外戏剧大师关于戏剧问题看法的比较研究等，这些论文论述严谨，语言生动，见解独到，反映出作者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契诃夫其人其书。

本套丛书从选题策划到编校、设计都下了很大功夫。在确定小说集的译文篇目时，我们不仅对原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忧伤及其他》书目做了调整，还专程去国家图书馆找到了刊登在1919年第1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上的胡适译作《一件美术品》，作为第二篇译文，排在鲁迅译作《坏孩子》之后。《札记与书简》修订之余，童道明先生还特别新译了契诃夫的20多封书信，使通信人从原来的5位增加到29位，所反映出的生活也愈加生动丰富了。编校中最琐碎、最耗时的一项工作，就是相当内容的相互印证与考证。同一段引文（包括经典台词），《论契诃夫》《契诃夫传》《札记与书简》的正文或注释中可能都会引用，甚至反复出现在多篇论文中，而由于写作时间、所选译本的不同，内容上多少会有些出入，需一一订正，以免自相矛盾。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人名、地名和名人生卒年月的校订过程中，如“伊琳娜”与“伊林娜”、“奥尔加”与“奥尔迦”等。为了保证编校的统一与准确，我们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整理的相关资料近3万字，包括《契诃夫作品人物称谓一

览表》《契诃夫主要作品一览表》《契诃夫作品中译本编目》及名人评价摘录等，诚如主编戏谑之言，编完这套书，你们都可以去报考契诃夫专业的研究生了。现在回头看看，真是感慨。

在本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还要特别鸣谢丛书主编，同时也是主要译、著者童道明先生。为了这套书，童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不顾年事已高，酷暑高温，亲自校订了全部书稿（近80万字），并就书目、图片的编排等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还要鸣谢王景生、高莽、朱逸森等其他几位译者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及时提供了译文的最新修订稿。

由于时间仓促，本套丛书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日后改进。

编 者

2014年8月18日

乐观的忧郁者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这是契诃夫对人类所寄予的美好愿景，也是契诃夫的作品中处处闪现的亮点。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的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世界性影响却日渐深远。过去，作为小说家，他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莫泊桑”，今天，诺贝尔奖得主门罗则被称为“加拿大的契诃夫”；过去，作为剧作家的他被誉为“俄罗斯心理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今天，他则被公认为20世纪现代戏剧的开拓者。

这是因为，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却属于新的时代，他的人道主义能超越时空，他的经典作品能与时代一道前进。即便是今天的人们，也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的惆怅与希冀，也能体察到生活在一百年前的这位乐观的忧郁者与我们的心是贴得很近很近的。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大路上	001
附 1: 秋天	029
附 2: 从《秋天》到《大路上》	036
论烟草的害处 (1903)	039
附 1: 论烟草的害处 (1886)	046
附 2: 从《论烟草的害处》(1886) 到《论烟草的害处》(1903)	053
天鹅之歌	055
附 1: 卡尔哈斯	068
附 2: 从《卡尔哈斯》到《天鹅之歌》	074
求婚	077
蠢熊	099
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人物	123
婚礼	133
附 1: 有利可图的婚姻	150
附 2: 有将军参加的婚礼	155
附 3: 从《有利可图的婚姻》 和《有将军参加的婚礼》到《婚礼》	161
纪念日	163
附 1: 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181
附 2: 从《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到《纪念日》	187

大路上



人 物

季洪·叶甫斯季涅耶夫	大路上一家酒店的老板
谢苗·谢尔盖耶维奇·包尔卓夫	破落地主
玛丽娅·叶戈洛芙娜	包尔卓夫太太
萨瓦	上了年纪的朝圣者
纳扎罗芙娜	女香客
叶菲莫芙娜	女香客
费嘉	工人
叶戈尔·梅里克	流浪汉
库兹玛	过路的车夫

另有邮差、车夫、香客、赶牲口的人、过路人等。

[剧情发生在一个南方的省份。]

[景是在季洪的酒店。右侧是酒瓶架。舞台深处是通店外的门，门外上方挂着一盏布满油污的红灯。地板上和靠墙的长椅上挤满了香客和过路人。因为地方不够，很多人坐着睡觉。深夜。开幕时听得到雷声，通过门缝看得见闪电。]

第一场

[柜台后站着奇洪。费嘉半躺在一条长椅上，轻轻地拉着手风琴。在他旁边，坐着包尔卓夫，穿着一件破旧的夏天的长衫。在长椅近旁的地板上，躺着萨瓦、纳扎罗芙娜和叶菲莫芙娜。]

叶菲莫芙娜 （向纳扎罗芙娜）亲爱的，推推这个老头！像是已经灵魂出窍了。

纳扎罗芙娜 （掀开盖着萨瓦面孔的粗布的一角）哎，朝圣的，你是活人还是死了？

萨瓦 干吗死？我还活着，老大娘。（用胳膊肘儿支撑着身子）要命的，给我把脚盖上！对了，往右边拉一拉。好了，老大娘。上帝保佑我们健康。

纳扎罗芙娜 （给萨瓦盖好脚）睡吧，老人家。

萨瓦 还能睡得着吗？能耐着性子忍住痛苦就不错了，睡不睡觉无

萨瓦 所谓。有罪的人不配睡安稳觉。香客大娘，这是什么声响？
纳扎罗芙娜 上帝送来了大雷雨。风在号叫，雨在喷洒，雨水像豆粒似地打到屋顶上，流进窗户里。你听得见吗？天裂开了个大口子。

[雷声。]

天呵，天呵，天呵……

费嘉 哗喇喇、轰隆隆……响个没完没了！呜……像是树林子在喊叫……呜……像是有只狗在号叫……（缩起身子）好冷呀！衣服淋湿了，把它挤干也好呀，门还开着……（轻轻地拉手风琴）我的手风琴也发潮了，信东正教的兄弟姐妹们，奏不出音乐来了，要不然我可以给你们搞个音乐会！呱呱叫的！可以奏卡德里尔舞曲或者波尔卡舞曲……还可以来段俄罗斯小调……我全能拉得出来。在城里，我在大旅馆当过服务生，钱没有赚多少，拉手风琴的技术倒是练出来了。我还会弹吉他。

[墙角发出的声音：傻瓜说傻话。]

我在听傻瓜说话。

[顿歇。]

纳扎罗芙娜 （向萨瓦）老头，现在你睡暖和了，脚也捂热了。

[顿歇。]

老头！朝圣的人！（推萨瓦）你要死了？

费嘉 老爷子，你得喝点白酒。酒一入肚，就会烧起来，心也会舒坦一些。喝点酒吧！

纳扎罗芙娜 小伙子，你乱说些什么！老爷子也许是在向上帝交出灵魂。在为自己的罪过忏悔，而你胡说些什么，还扯上了手风琴……不要音乐！你害不害臊！

费嘉 而你凭什么打扰他？他受不了，而你……尽说些女人的蠢

费嘉 话……他因为严守教规，不能对你说句不客气的话，而你自鸣得意，以为他在耐心听你的蠢话……老爷子，睡你的，别听她瞎说！让她乱说好了，只当没有听见。女人的舌头是魔鬼扫帚，能把狡猾的人和聪明的人一齐扫地出门。（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老兄，你真瘦！可怕！像个死人的架子！没有活人的血肉！你真要死了吗？

萨瓦 为什么要死呢？上帝，别让我白白死去……我稍稍忍一忍，上帝会帮我站起身来的……圣母不让我死在他乡……要死就死在自己家里……

费嘉 老家远吗？

萨瓦 在沃洛戈特……我是那里出生的。

费嘉 这沃洛戈特在哪儿？

季洪 在莫斯科那边……有个省……

费嘉 唷，唷，唷……你走得够远的！都是步行的吗？

萨瓦 当然步行。到过顿河边上的小城，现在去圣山，如果上帝同意，还要去奥迪斯特……听说从那儿去耶路撒冷很便宜，只要化二十一个卢布……

费嘉 你去过莫斯科吗？

萨瓦 那还用说！去过五次……

费嘉 那是个漂亮的城市吧？（抽烟）很气派吧？

萨瓦 教堂很多，小伙子……哪里教堂多，哪里就是好地方……

包尔卓夫 （走近柜台，向季洪）再一次求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给我喝一口！

费嘉 城市最要紧的是干净……假如灰尘多了，就用水冲刷；假如脏了，就清洗。要有高楼……有剧院，有警察局……有马车……我自己在城里住过，我懂。

包尔卓夫 就一杯……一小杯。算赊账！回头还你钱！

季洪 算了。

包尔卓夫 我求人！行行好吧！

季洪 走开！

包尔卓夫 你不理解我……笨蛋，要是你们乡下人的木头脑袋瓜儿里有一丁点儿脑子，你就明白，用你们乡下人的话说，不是我要酒喝，是我的五脏六腑要酒喝！是我的病需要酒！你要明白！

季洪 我没有什么要明白的……你走开！

包尔卓夫 要知道，如果我现在喝不到酒，你听明白了，如果我不能满足我身体的强烈需求，那么，我会干出犯法的事儿来的。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坏家伙，你开酒店也有些日子了，你见识过很多醉汉，你难道直到今天还没有看清他们都是些什么人？这都是病人！你可以用锁链把他们捆起来，你可以把他们关起来，可以打他们，砍他们，可你得给他们酒喝！好了，我求求你了！行行好吧！我低声下气地求你！我的上帝，我多么低声下气啊！

季洪 给了钱，就有酒。

包尔卓夫 我到哪儿弄钱？都喝光了！一个子儿不剩！我能给你什么？大衣倒有一件，但我不能给你……脱了它就赤裸裸了。你要帽子吗？（脱下帽子，交给季洪）

季洪 （审视帽子）嗯……帽子和帽子不同……瞧这窟窿眼儿，像个筛子。

费嘉 （笑）贵族的帽子！戴着它上街见到小姐，一定得脱帽致意。你好，再见！日子过得好吗？

季洪 （把帽子还给包尔卓夫）就是白给也不要。太臭。

包尔卓夫 不喜欢？那么赔账！我从城里回来，给你捎上五个戈比！这五个戈比会噎死你！噎死你！让它把你的喉咙卡住！（咳

- 包尔卓夫 嗽)我恨你!
- 季洪 (用拳头敲打柜台)你纠缠个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哪路骗子?你来干什么?
- 包尔卓夫 我要喝酒!不是我要喝酒,是我的病需要酒喝!你要明白!
- 季洪 别惹我发火!我会把你扔到野外去!
- 包尔卓夫 我该怎么办?(从柜台旁走开)该怎么办?(沉思)
- 叶菲莫芙娜 这是有魔鬼在折磨你。你别理睬它,老爷。这魔鬼总在你耳边说:喝酒呀!喝酒呀!你就对它说:我不喝!我不喝!它就走开了!
- 费嘉 脑袋瓜儿里还在嗡嗡响……肚子饿得咕咕叫!(大笑)老爷,你太任性!躺下睡觉吧!站在酒店中央活像个稻草人!这可不是菜园子。
- 包尔卓夫 (生气)闭嘴!你有什么事,蠢驴!
- 费嘉 你说下去,说下去!我们见识过你这样的人!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在大路上游荡!至于说到驴子,我要狠狠揍你一记耳光,让你号叫得比风还厉害。你自己才是蠢驴!废物!坏蛋!
- 纳扎罗芙娜 老爷子也许在祈祷,把灵魂交给上帝,而这些不要脸的人尽在说些粗话……你们不害臊!
- 费嘉 而你,娇小姐,既然到了这小酒店,就不要假正经了!小酒店有小酒店的规矩。
- 包尔卓夫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才能让他明白?我还要对他说什么样的好话?(向季洪)大叔!血在我的胸膛里翻腾!(哭泣)季洪大叔!
- 萨瓦 (呻吟)我的腿像是中了子弹,火烧的子弹……香客大姐,我的妈!
- 叶菲莫芙娜 老爷子,怎么啦?

萨瓦 谁在哭？

叶菲莫芙娜 那个老爷。

萨瓦 请老爷也为我流点眼泪，让我能死在沃洛戈特老家。流泪的祷告更灵验。

包尔卓夫 老爷子，我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眼泪，这是心血！我的灵魂在受挤压，我的心血在往外流。（坐在萨瓦脚旁）心血！再说，你们也理解不了！老爷子，你那黑暗的脑袋瓜儿理解不了这个。你们都是黑暗的人！

萨瓦 那么，光明的人在哪儿？

包尔卓夫 老爷子，光明的人是有的……他们就能理解我！

萨瓦 是的，是的，亲爱的……光明的圣人是有的……他们能够理解世上所有的苦难……你不必跟他们说明，他们就能明白……他们只要看一下你的眼睛就全明白了……而他们的理解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安慰，好像痛苦就不存在了——一风吹了！

费嘉 你见过这样的圣人？

萨瓦 小伙子，见过……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罪人，也有上帝的仆人。

包尔卓夫 我什么也弄不明白……（很快站起）说话需要说得明白，而我现在难道还有健全的理智？我现在就有一个本能，那就是渴！（迅速走近柜台）季洪，把我的大衣收下！你明白吗？（欲脱大衣）大衣……

季洪 那大衣里头是什么？（看包尔卓夫大衣里头）赤条条的身子？别脱了，我不要……我不想让我的灵魂承担罪过。

[流浪汉梅里克上。

第二场

[上一场的人物和梅里克。]

包尔卓夫 好吧，罪过由我来担当！你同意吗？

梅里克 （默默地脱掉粗呢外套，穿着一件腰部带褶皱的长衫，腰间插着一把斧头）别人喊冷的地方，狗熊和流浪汉会觉得热。我热得出汗了！（把斧头放在地板上，脱去长衫）把一条腿从烂泥里拔出来，得流一桶汗。可一条腿刚拔出来，另一条腿又陷进去了。

叶菲莫芙娜 是这样……亲爱的，雨小点儿了吧？

梅里克 （瞅了瞅叶菲莫芙娜）我不和娘儿们搭话。

[顿歇。]

包尔卓夫 （向季洪）我来担当罪过！你听到我说话还是没有听到？

季洪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开！

梅里克 外边黑得像是天上抹了层焦油似的。看不见自己的鼻子。雨打在脸上，像是刮起了暴风雪……（两手抱起衣服和斧头）

费嘉 对你们这帮骗子倒是个好机会。野兽躲起来了，你们笑起来了。

梅里克 谁在说这话？